

2/16/66 星島晚報

仁慈·友愛的崇高表現

記避風塘的國際醫療船

費明儀

愛醫船，小兒科，婦科

在將近四百萬人口的香港，無論馬路上，或任何公共場所中，似乎擠來擠去的到處都是人。假如你留意觀察的話，你一定會發現在這千千萬萬的人羣裡，有的洋洋自得，有的垂頭喪氣，有的春風滿面，有的心事重重……爲什麼？爲什麼有人歡天喜地，有人又愁眉苦臉？這其中的理由，我相信是數不盡的，因爲人人有他的期望，理想，家家有他的短促生命是如此的寶貴，雖然在這奇妙，神秘的的人生之中充滿了無窮盡的財寶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確實，肯定的目標，我們只是匆匆的目擊，又匆匆的去。許多人盲目地，虛榮地追求功名富貴，結果却寂寞，孤單的渡過他們的一生，忽略了在世界中探索和尋求人生真諦的權利及義務。

這是一箇花花世界，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變化萬千。古語道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就曾經含蓄地暗示出人性的複雜；人，不但有聰敏，愚蠢之分，更有善良，兇惡之別。在這文化興盛，科學昌明的年代，名重一時的專家，學者，受人尊敬的英雄，領袖，固然不是屢見不鮮，但當當翻開報紙，那些謀殺，搶劫的新聞，政治上的牙利以至殘酷的戰爭報導，觸目驚心地不由你不對所謂「生存」的定義失去信心和勇氣，也讓你對所謂「生命」的保障發生徬徨和恐慌。

如果你過去是在花一般的歲月中長成，你是否知道住在貧民窟，小木屋裡的人們所過的是什麼日子？避風塘中水上人家的生活又是什麼滋味？飢寒，黑暗，貧窮，困苦！爲了賺回微薄的酬勞，早出晚歸，牛馬般的操作，不惜付出自己所有的勞力和精力，在艱難的環境裡掙扎，而他們唯一的願望每日能有三餐糊口，藉此得以延續生命。所以，在廣大宇宙間，在茫茫大海中，「幸福」和「悲慘」是不公平的存在的。要在崎嶇的人生道路上立足絕非易事，事業上的挫折，生活上的熬煎，人究竟不是萬能，有時候免不了意志低沉，有時候免不了悲觀消極，說不定你已經厭倦人生，成爲一個憤世者——如何活下去？爲什麼而活？然而，儘管有種種不幸的遭遇，有種種嚴重的打擊，人對於求生的決心，並不因此而動搖；因爲求生是我們的天性，是我們的一種本能，何況人有感情，我們不依然會對「生」留戀，我們心中還會有良知，正義，寬恕和同情。

最近有機會參觀了「國際醫藥援助會」(創辦人社會醫生)分設在清水灣道上佐頓谷，九龍城砵，油麻地避風塘中「友愛號」船上的三個醫療診所；雖然只是短短數小時的訪問，但留給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。根據他們正確的統計，每天前上列三處求醫的石屋，木屋，水上居民平均在四百人以上；除了繳付低廉的掛號費之外，其他一切免費。(最早並分發牛奶，餅干，維他命丸給當地貧童)。「國際醫藥援助會」在香港的工作人員百餘名，其中包括來自日本港和美國，加拿大，英國，澳洲，紐西蘭等多個國家。佐頓谷，九龍城砵，友愛號的醫務所中的設備簡單，可是相當的齊全，尤其油麻地避風塘的友

外科，牙醫，藥房等應有盡有。從清晨八時卅分至下午四時卅分爲止，醫生，護士以及X光，注射各單位忙碌地周旋在教育水準低，沒有基本衛生常識的病人堆中，耐性地向他們解釋病情，規勸他們按時服藥。生瘡，爛腳流行感冒，小兒百日咳等，在悶熱，紛亂的屋子裡，嘈雜，喧鬧地夾雜着大人的呻吟，小孩的哭喊；如果不是有着仁慈的愛心，不是有着誠懇的互助精神，誰又願意担当這艱鉅工作，辛勞的治療與調理工作？「國際醫藥援助會」只是一個例子，我相信在香港，在全世界，還有着其他許多類似的機構，同樣地推動着這種救濟，援助的工作。

在一生之中，我們只能活一次；在這個世界裡，並不是取得，而是付出，才能使我們滿足，快活；同時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友誼和溫暖是迫切需要的。表示友誼或給予溫暖的方式很多，將不分國籍，不分階層，牢固的維繫在彼此間；幫助朋友完成一件有意義的事，指引浪子歸上正途，給弱者以食水，使饑者有足够的糧食，一個親切的微笑，甚至放棄本身的優逸和安閒……我們對於同伴間真正的瞭解，是基於和他們有一樣的感受——心靈相通的分享和分担。昨天已經過去，無法挽回，明天還沒有來臨，無法保証，祇有今天，今天擺在我們的眼前，而我們有沒有想到應該振作起來，發奮地做些有價值的事？

如果中長成，你是在清水灣道上佐頓谷，九龍城砵，油麻地避風塘中「友愛號」船上的三個醫療診所；雖然只是短短數小時的訪問，但留給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。根據他們正確的統計，每天前上列三處求醫的石屋，木屋，水上居民平均在四百人以上；除了繳付低廉的掛號費之外，其他一切免費。(最早並分發牛奶，餅干，維他命丸給當地貧童)。「國際醫藥援助會」在香港的工作人員百餘名，其中包括來自日本港和美國，加拿大，英國，澳洲，紐西蘭等多個國家。佐頓谷，九龍城砵，友愛號的醫務所中的設備簡單，可是相當的齊全，尤其油麻地避風塘的友



愛醫船，小兒科，婦科

說病情，規勸他們按時服藥。生瘡，爛腳流行感冒，小兒百日咳等，在悶熱，紛亂的屋子裡，嘈雜，喧鬧地夾雜着大人的呻吟，小孩的哭喊；如果不是有着仁慈的愛心，不是有着誠懇的互助精神，誰又願意担当這艱鉅工作，辛勞的治療與調理工作？「國際醫藥援助會」只是一個例子，我相信在香港，在全世界，還有着其他許多類似的機構，同樣地推動着這種救濟，援助的工作。